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出刊

普力宏文教簡訊

普力宏

維摩經裡的故事與教誨

四二、見阿闍佛品第十二之一

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 宏能

【前言】

吉藏大師在《維摩經義疏》卷六說，世尊說本品的用意在哪裡呢？有四種意義：

一、在前〈菩薩行品〉中，為眾香世界的菩薩們，宣說菩薩應該成就「盡、無盡法門」。如今以此為緣，觀佛三身功德，實因眾生善根因緣不同，受悟不同，所以應用的化門也不同。

二、在前品中，佛陀為眾香菩薩們辨菩薩大悲堅固的修行，如今則明示大眾修菩薩行成就故，能見佛身功德。

三、前品所說是「因門」，此品則明示「果法」。

四、本經讚歎諸佛菩薩不可思議功德。本品更廣明諸佛本跡難測！

第柒拾肆期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這段經文是很深奧難懂的！例如《金剛經》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金剛經》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乘起信論》則說，欲見如來者，應以始覺之智，照本覺之體，經不覺、相似覺、隨分覺，直到究竟覺：「法相唯識學」則認為斷二障，證二智，轉八識成四智；《楞嚴經》中，觀世音菩薩修耳根圓通，則主張要證得法身，必須越三空、解六結。（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在本經中，三次示現諸佛清淨莊嚴的佛土：

第一次是在〈佛國品〉，釋迦如來以足趾按地，娑婆世界頓時變得無量清淨、百寶莊嚴，無諸穢惡災惱、荊棘坑坎，這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淨土；第二次是在〈香積佛品〉，維摩詰居士入定，示現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維摩經裡的故事與教誨

四二、見阿闍佛品第十二之一

生活禪小品

境自心生，非從外來.....	九
一擊忘所知.....	一〇
天堂地獄一念間.....	一一
全力以赴的價值.....	十一
何者是佛.....	十二
別讓靈魂跟不上.....	十三
放下.....	十三
哪個不是精底.....	十四
破灶墮和尚.....	十五
無報無不報，無還無不還.....	十五
禪意人生.....	十六
兩隻麻袋——父母恩重如山.....	十九
盧蘇偉式的父母.....	二〇
施崇棠讓孩子從匱乏中學惜物.....	二二
誠信漂流記.....	二四



上方眾香世界，為香積如來的莊嚴淨土，並請來香積飯，廣作不可思議佛事；第三次則在本品，維摩詰居士承世尊的教命，接取不動如來的妙喜世界，插入娑婆世界。（阿閼如來，或譯成不動如來，眾生於生死中有去來異動之苦。佛證得生滅身中不生滅的不動法性。佛之法身，無動無壞，故名不動。）

因為本經即將圓滿「唯心淨土」的教化，所以有本品的由來。

在顯珠法師的《維摩詰經講義錄》中說，本經三次示現佛國淨土的用意是：

世尊在第一次示現淨土時，開示法會大眾：當正現淨土時，穢土就隱沒了；又當還復穢土時，淨土就隱沒了！這個示現開啟了本經「唯心淨土」教化的宗旨，所謂「心淨則見佛土清淨」，「心穢則見佛土穢惡」。

本經第二次示現香積如來淨土的用

意，在於開示法會大眾：正現淨土時，對娑婆世界的眾生來說，見彼眾香世界為淨土；但是對眾香世界的眾生而言，見此方娑婆世界為穢土。維摩詰居士的用意想要使令二乘根機的行者回小向大，發菩提

心、行菩薩道，同修淨佛國土之行，與一切眾生共同成就菩提智果，這正是助佛宏揚「唯心淨土」的教化！

本經第三次示現不動如來淨土的用

意，是開示法會大眾：正現淨土時，維摩詰居士並沒有放大娑婆世界來容納妙喜世界，也沒有縮小妙喜世界來插入娑婆世界，一時淨穢齊現！再次明示眾生「唯心淨土」的教化——淨土、穢土不離於一心，當處即是！

諸佛菩薩無不是經由發大心、歷大劫、起大願、修大行、證大果，方能「坐不動道場」，所以諸佛菩薩的「本」長遠深廣，難思難議！稍後維摩詰居士示現大遊戲神通，移妙喜世界，插入此娑婆世界，示現度眾生的方便妙用，所謂「於十方界轉大法輪」，所以諸佛菩薩的「跡」也是難思難議！

【經文】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

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

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白話譯釋】

當時，世尊問維摩詰居士：「你想見如來法身，是怎麼樣觀如來的呢？」

維摩詰居士說：「好比觀自身所具的實相。我們的身體由四大、五蘊等和合而有，它是眾因多緣和合的，所以它具足無自性的空性，是無相的，這就是實相；所以眾生自身的實相不必外求，人人本具，好比我們的頭目手足隨緣而現；既然隨緣而現，所以也是沒有自性的，可見無自性的空性，能容納一切相的展現。實相無相！實相也無不相！對於佛也應當作如是觀！」（這小段經文是總說，其他則為別釋。）

「我觀如來法身不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中，所以不是有為法，而凡夫是有為法，必墮於三世之中。如果沒有前際、後際，沒有當中，三際心斷才能見如來。因為，如來已超越了有為法，住於一切無自性的空性理體當中！空性是無相的，哪有前際、後際、現在三際之相可得？前際不

來是不生，後際不去是不滅，今（現在）則剎那變異，是不住，如果沒有這生、住、滅三相，就不是有為法，而是無為法。」

「世尊！我今觀如來者，在現象界說，不同凡夫獨以『色相』來觀如來；因為色相是生滅法，具足無自性的空性，所以是『非有』。不同二乘獨以『色如』來觀如來。因為我和你們都是色法，所以我和你們都具足空性，我和你們的法身是『不二不異』的，所以是『非無』；也不同權乘菩薩純觀色性，滯於中道。因為色性是空性，既然是空性，所以不可分別；雖然色性不可分別，但色的相卻宛然存在，所以是『非有亦非無』。」

「我觀如來者，在精神界方面來說，不同凡夫執著以領納為性的受蘊，或是以取相為性的想蘊，或是以造作為性的行蘊，或是以了別為性的識蘊等五蘊之相。因為獨觀五蘊之相者，猶如執著黃金打造的器皿以為金，然而金非器相，執器為金，是認幻為實，卻成妄法，因此，我不獨觀五蘊之相；我觀如來，也不同二乘執著識如。如果觀五蘊皆如，破凡夫的情執則是對的，而住於如則是不對的！因為住於如

則有礙於善巧方便，好比毀滅了器皿才認識真金，這是多餘的事。因此，我不獨觀於蘊如；我觀如來，也不同權乘菩薩住於識性，因為色性即識性，相依性有，猶如器依金存。相外求性，猶如龜毛兔角。性外求相，亦如離身覓影。因此，我不純觀蘊性。它們都是因緣所生的有為法，都具足無自性的空性，也同具『非有』、『非無』、『非有亦非無』的性相。」

「法身實相是法爾如斯的，它不是地、水、火、風四大所能生起，卻如同虛空那樣的清淨廣大，能遍色、非色處；法身也不是由六根所結積而成的。所以我們不能以四大來觀察如來，因為地、水、火、風等四大是生滅的色法，四大的色性，具足無自性的空性，所以是『非有』；然而由四大所生的一切色法，只是因緣聚合暫時所現，生是因緣生，滅是因緣滅，因此，無不具足無自性的平等空性，不二不異，所以『非無』；又由四大因緣聚合而成的假法，雖無實有，但其性相宛然，所以是『非有亦非無』。」

「因為有四大、五蘊的積聚，所以我們有了這個果報身。我們的果報身透過眼耳

鼻舌身意等六根（六入），見聞覺知我們的身心世界。然而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入是眾因多緣所生的。由六根、六塵、六識等各三事和合而生『觸』，才有了見聞覺知——在眼稱為見，在耳稱為聞，在鼻舌身稱為覺，在意根稱為知。缺少六根、六塵或六識任何一個條件，就不能夠見聞覺知這個身心世界了。但是菩薩了知：眼根緣色塵，生起了眼識，是『因緣所生法』，既然是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因此，三界不出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入，六識對三世的了知只是妄識、妄覺，三界好比空華，沒有實在的三界可得。如來法身已經超過了這個空花般的三界，然而，如來是法性身，遍一切處，無在無不在，也不離這空花般的三界。」

「如來的內心已經沒有貪瞋癡等三種垢穢了，並且能隨順大乘的空、無相、無作等三解脫門。如來遍證一切空性，又能從空入假，大慈大悲出現世間，使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開發眾生內心的無量功德寶藏；如來已證諸法實相無相、無不相的妙理。相即無相是法身，無相即相是報、化二身，雖終日度生，不見有眾生

可度；雖不見有眾生可度，仍然終日度化眾生，盡未來際護念一切眾生的法身慧命，拔濟一切罪苦有情；如來無作而作，作而無作，化身無量世界，超出九界而獨尊，依本誓願，行願無盡，作一切眾生的導師，直到一切眾生也成就一切種智（佛智）。」

「登地菩薩或大阿羅漢都具有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雖然『無明』是虛妄的，『三明』是實在的。但是因為三明是因緣所生法，具有無自性的空性。而對一切法不能如實了知的無明，是虛妄的，也是因緣所生法，具有無自性的空性。這兩種法，在法相上雖有差別，但是法性卻是不二的。因為『無明實性即佛性』，而『三明』只是無相法身的稱性功德，不假外求，所以如來『具足三明，與無明等』。」

「我們應該怎麼觀如來的法身呢？因為如來已證得諸法無自性的平等空性，實相無相（理性），空性哪可分別？如來法身和一切法本無二致，所以是『非異相』；實相也無不相，活潑潑的空性可以容納一切法的展現，能應十方眾生的機感而方便

示現，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隨緣度化眾生，所以是『非一相』；無相的法身，人我、法我兩種執著久已遠離，所以是『非自相』；又法身寂滅，遍十方一切處、遍三世一切時，無在無不在，所以是『非他相』（無自他的分別相）。如果能夠觀一切諸法『非一』、『非異』，『非自』、『非他』的性相，就能見如來的法身了！」

「眾生多著於有相，所以佛法說『諸法因緣生』，因緣生故具有無自性的空性，空性無相可得。於是大家又著了『無相』之相，還是墮於有相。佛法說『非無相』，是指諸法不是完全沒有，因為諸法的空性就在其相的當體，所以『相即無相』。了知真如有隨緣的大用就是有相，所以如來不住涅槃，是『非無相』也；如來也不住生死，一切相都不取著。因為諸法實相不可用文字相、言說相、心緣相來取，即使想取也取不到，所以是『非取相』。好比我們用筆來寫『火』，用言語來說『火』，或用心想『火』時，火有能燒的熱性，但文字相、言說相、心緣相都不能代表它。如果能，那麼當我們寫一個『火』字，它就燒筆紙了；嘴巴一說『火』字，嘴巴就

被它燙傷了；內心一想到『火』時，身體就會被它燒傷了。如果我們不被『但有假名，都無實義』的諸法誑惑了，就能見諸佛的法身了！」

「『此岸』是眾生生死輪迴的大苦海，『彼岸』是寂滅的涅槃海，此岸和彼岸之間姑且稱它為『中流』。佛陀為二乘方便說，由煩惱的『此岸』，經過般若的『中流』，才能到達寂滅快樂的『彼岸』，即梵語所謂『波羅蜜』。但是諸佛無相的法身不著有無、彼此等一切相對待的兩邊；離於此岸的邊，也離於彼岸的邊，而且也不住當中，完全契合於中道第一義諦。但是卻能隨緣應化十方，廣作佛事。於第一義當中，無佛無眾生，無有佛涅槃，無有涅槃佛。因為佛觀一切眾生都是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啊！」

「佛證得無上正等正覺，雖觀於寂滅，卻不永滅。滅是不生，如果永滅，是二乘取證偏空涅槃。佛菩薩的無住大涅槃就在一切眾生中求，行一切饒益眾生之行，不取於寂滅；雖行於空卻不取證而入滅，起無盡行願度化一切眾生。所以佛的法身雖然永恆常寂，卻具足一切智慧與福德！」

「法身是無相的！『此』是我相，『彼』是人相或法相。佛法要我們不取著於『我相』、『人相』，如果取著我相、人相，就會生起煩惱障，分段生死相續不斷；如果取著於法相，就會生起所知障，變易生死相續不斷。所以佛菩薩度眾生，就是要除去人我或法我等一切執著，拔除分段及變易二種生死淨盡！如果『以此』或『以彼』，就是取著。我們只要取著於諸法相，就會分別、計較、執著，而衍生無量煩惱，變成顛倒眾生；反之，如果不取著於諸法相，了悟『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則『不以此』、『不以彼』，就能沒有我執，也沒有法執，隨順於諸佛菩薩的無住大涅槃。」

「法身是無相的！佛菩薩善分別一切法是智，而不作分別想是慧。法身非思量境界，因為一切法具無自性的、平等的、無分別的空性，所以無相的法身『不可以智知』；再者，法身也不是分別境界，識是對境生起了別大小、方圓、高低、美醜；等千差萬別的相，因此如果想用八識來了別諸法的性相，簡直是妄上加妄。因為法身無相，怎麼了別？所以『不可以識識』。」

「法身是無相的！沒有『晦』暗的相可得，也沒有光『明』的相可得！同時，因緣所生的諸法但有假『名』，沒有實在的意義可得，雖然有個暫時顯現的假『相』幻生，一旦因緣離散，它就幻滅了，所以這『名』實在不可得！因為法身離開了言說相、文字相、心緣相，一切『相』都不可得。」

「有為法有生滅的虛妄相差別，在生的虛妄相則分別為『強』，然而不生不滅的法身卻成就調柔萬德，所以說法身『無強』；有為法在滅的虛妄相則分別為『弱』，但是不生不滅的法身卻能降伏一切魔軍，所以說法身『無弱』。佛菩薩了知心垢虛妄非真，雖已證解脫果，卻能和光同塵，常在五濁度生，起無盡行願，所以說『非淨』；又佛菩薩無不歷大劫累積福德與智慧，以無量相好莊嚴報身，雖行願無盡，卻不同流合污，自心一塵不染，所以說『非穢』。」

「無相的法身遍一切處！無相的空性好比虛空，它無方所之相可得，虛空無形無相，它橫遍十方、豎窮三際！我們窮盡六根去見聞覺知的一切塵塵法法，哪個不

是因緣所生法？哪個不具足無分別的空性？空性普遍於一切空間與時間，它不在某一個特定的事物上，也不離開任何一個事物，它無在、無不在，所以說『不在方』，也『不離方』！」

「有為法是由眾因多緣和合的，是有造作性的，所以它有生滅的幻相；而佛陀的法身是無相的，是常住而不變異的，它遠離造作，所以『非有為』。雖然法身是無為法，是諸法的法性，沒有生住異滅等相可得，沒有造作相，然而佛陀的報身、化身卻具有無量無邊的度生妙用，所以『非無為』。」（佛具法報化三身，其實三身即一身，一身即三身。）

「無相的法身，是一切法所具的法性，唯有用無分別智去親證，才能了知離言、離相的真如自性。既然它是無相，已經超出凡夫見聞覺知的範疇，怎麼拿出來給人看個清楚？怎麼用言語說得明白？所以法身不是六根門頭的事情，所以說『無示無說』。」

「如來是法性身，能以報身、化身護念十方世界廣大的眾生，以三輪體空，隨緣行財施、法施、無畏施等萬行；雖行廣大

布施，卻不取著布施之相，所以說『不施』；又如來能滿一切眾生願求，所以說『不慳』。」

「如來已證得清淨法身，內心已離開一切垢穢，成就一切善法，無論行住坐臥恆具足一切威儀，哪裡有持戒相可得呢？所以說『不戒』；況且如來念念都是利益一切眾生，哪裡會對清淨的戒體有所毀犯，或對眾生有所惱害呢？所以說『不犯』。」

「法身是無相的，又有什麼違逆的境界讓如來修忍辱波羅蜜多的？如來恆自受法樂於常寂光淨土，所以說『不忍』；如來以佛眼觀一切眾生佛性不二，對一切眾生恆常恭敬，怎可能對眾生的任何行為生起瞋怒呢？所以說『不恚』。」

「如來無相的法身，已離開一切造作相，無為、無起，因此哪有什麼精進相可得呢？所以說『不進』；然而如來常住法界，念念利益一切眾生，怎麼可能懈怠而忘失本誓本願呢？所以說『不急』。」

「如來證得常寂光淨土，於一切時、一切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如來法身，定無定相，定與不定平等，故無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皆泰然自若，哪裡有禪定

相可得呢？所以說『不定』；又如來的寂光本體恆常如如不動，所以說『不亂』。」

「如來無相的法身，已證得一切種智，完全顯露自性清淨心的稱性功德，如大圓明鏡，物來則明現其相，物去則不留影像，已無需刻意地生起智慧來觀照任何境界，所以說『不智』；如來的大智慧勝過日光，能普遍照耀十方法界，明見一切事與理無所障礙，廣度一切眾生，所以說『不愚』。」

「如來無相的法身，能隨眾生的因緣與根機，於一乘法分別說三，所以說『不誠』；佛陀在最後八年間說《法華經》與入涅槃之前一日一夜說《涅槃經》的時期，會三乘歸於畢竟一佛乘，所以說『不欺』。誠、欺都是隨緣而有的，也可以是如來度生的方便大用，因緣所生故無自性，所以不誠、不欺！」

「如來的法身無相，不像世間的事物有來去之相。法身應眾生的機感而來，但是祂無所從來，所以說『不來』；當度生因緣盡時，方便示現入滅之相，但仍常住法界之中，實際上沒有去相（離開一切眾生），所以說『不去』。」

「我們的肉身，有來去、出入等相可見，而如來明見廣大法界唯是一相（大空真理）；雖然示現世間，實際並非從三界中出，所以說『不出』；又如來明了一切眾生自性本就具足寂滅相，雖然示現入於涅槃，實際並沒有歸於永遠寂滅，取證偏空，念念大慈大悲愍念三界一切眾生，所以說『不入』。」

「如來的法身無相，離開一切相，即使盡世間的一切言語來述說，也說不出祂的真實相狀，因為祂已經超出我們思量或分別的境界，所以說『一切言語道斷』。」

「如來的法身無相，於一切法都無所受，怎麼可能貪著眾生的任何供養呢？所以說『非福田』；而佛陀的報身、化身，應十方眾生的機感，因為大慈大悲愍眾生的緣故，方便接受眾生的供養，所以說『非福田』。（如果對佛陀有輕慢心，將自招罪愆）；佛陀證得萬德莊嚴的佛果，法身無相，不受一切供養，所以說『非應供養』；又佛陀的報、化二身，應受九法界眾生的供養，眾生如果以虔敬心供養佛陀，將得大福德，所以說『非不應供養』。」

「因為諸法都是『緣生性空』的緣故，

沒有一個真實的相狀可得，具足無自性的空性，所以說『非取』；然而因為『性空緣生』的緣故，空性能容納萬法，所以說『非捨』。法身是實相，實相無相，當體不可得，所以說『非有相』；但是實相也無不相，一切相無不是實相，報、化二身具足無量相好莊嚴，具有無量無邊的度生妙用，所以說『非無相』。」

「如來無相的法身，又叫『真際』或『真如』。真如乃諸法的實性，其相雖有各種差別，其體則是一味，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非言語、思慮之所及。真，是指一切法都具有不二、不異的法性，它無相、無生。如，是指一切法雖然有千差萬別的相，但是卻具有不二、不異的法性。所以說『同真際，等法性』。」

「無相的法身，盡虛空遍法界，無在無不在，哪裡可以用言說來稱道（形容、描述）它的相狀呢？所以說『不可稱』；有形相的物體才可以量度它的大小相狀，而無相的法身，無形無相，怎麼可以量度呢？所以說『不可量』；又無相的法身，境界超過了凡夫第六意識思議測度的能力，所以說『過諸稱量』；無相的法身，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超過大小比較的概念，所以說『非大非小』；又無相的法身不是業報身，是不可以用六根去見聞覺知的，所以說『非見、非聞、非覺、非知』。」

「諸佛如來已離去一切的煩惱結使，得大解脫，於法得大自在，悠遊於廣大法界，所以說『離眾結縛』；十方諸佛都同樣證得一切法空性的理體，佛佛道同，乘如（真理）而來，乘如而去，且來無所從來，去無所從去，所以說『等諸智』；諸佛的法身遍一切時、一切處，和一切眾生的法身是同體的，所以說『同眾生』。（眾生本具法身，但是卻愚昧不自知。眾生從過去無量劫以來生死輪迴，這受生死不斷的是業報身中，那不生不滅的法性，就是法身。）諸佛於一切法沒有分別取捨的心行，恆常安住於如如不動的法性，遠離一切貪、瞋、癡、疑、慢、惡見等煩惱過失，所以說『於諸法無分別』。」

「諸佛永斷一切惑業習氣，於一切法如實正遍知，具足不共二乘或菩薩等聖者而獨有的『十力』功德，能於一切事都沒有絲毫過錯，所以說『一切無失』；諸佛的意業，念念都是利益眾生，清淨無染。諸

佛的身業，能坐不動道場，於十方界轉大法輪，隨緣度化眾生，怎可能犯殺、盜、淫等惡業，去惱害眾生？諸佛的口業清淨，以清淨無漏的佛法，度化眾生，讓眾生離苦得樂，怎可能犯惡口、兩舌、妄語、綺語等惡業，對眾生起瞋怒心？所以說『無濁無惱』。」

「諸佛如來已圓滿證得一切種智，常住實相，照見一切如幻諸法的法性；法性是無相的、不生不滅的、沒有造作相的，所以說『無作無起』、『無生無滅』。」

「諸佛如來已淨除我執、法執，甚至空執，照見一切如幻諸法的法性，所以能於一切時、一切處，對生滅法無所憂愁或畏懼，或對它生起絲毫欣喜或厭惡的執著，所以說『無憂無畏』、『無喜無厭』。」

「如來無相的法身，是本然清淨的法性，互古以來如如不動，祂橫遍十方、豎窮三際，離一切有為的造作，無論過去、現在、未來法爾如斯，所以說『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即使使用盡一切言說，也無法詮表或分別顯示祂的相狀，說也說不著，想像也想像不到。祂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所以說『不可以一切言說分

別顯示』。」

「世尊！如來法身具備以上種種德相。如果以這樣去作觀，才是『正觀』；反之，如果以其他不如理作觀，則是『邪觀』。」

【附註】

如來的身體是法性之身，是真理之身，法性是無相的空性，它是「唯證方知」的，怎麼說清楚、講明白？好比經典常比喻「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看了這段「應該怎麼觀如來？」的經文或白話譯釋，實在仍對如來的法身似懂非懂，因為祂已超出我們第六意識所能體會的范围。但是請別灰心喪志，因為我們無相的法身——自性清淨心，六祖說祂雖然「染污即不得」，但是「修證即不無」！當我們掃除內心一切的虛妄相時，本來的自性清淨心（法身）就顯露了！法身不是離開眾生心，而另立的一個「身」！本品闡明十方諸佛所證得的法身平等，所謂「佛佛道同」，無尊卑的分別。本品恐法會大眾對無動如來與釋迦如來有差別心，特地闡明「法身觀」。

本經中處處讚歎法身功德：例如在〈方便品〉中，維摩詰居士對前來問疾的眾生明示生死的種種過患，讚歎離垢清淨的法身功德，令大眾厭三界生死大苦，而欣求佛身；在〈弟子品〉中，開示維摩詰菩薩等，其「本」能坐不動道場，然應十方的機感，能以無量善巧方便及不可思議神通示現眾人所樂見身，隨緣度化眾生，所以諸佛菩薩教化眾生的「跡」也各不相同！諸佛菩薩的法身是無漏、無為的，但是其應化之跡則是有生有滅的；在〈菩薩品〉中，持世菩薩教訓帝釋天：「憍尸迦！你雖然有很大的福報，可是，不應該放縱五欲之樂，應當觀察五欲之樂是無常的，福報終有享盡的一天，到了五衰相現前的時候，才知五欲之樂是眾苦之因，那時才來悔悟就來不及啦！應當以求得究竟解脫苦因的佛道為念，將不堅固的、有漏的身體、生命、錢財，轉化成堅固的、無漏的三堅法——法身、慧命、法財」；而本品則偏明法身無相，離四句絕百非，一切言語道斷，卻形備萬德。

太虛大師在《維摩詰所說經講記》中說：「有人說，佛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東方阿閼如來莊嚴法相

太深了！不是的，言語道斷，就是十善業裏頭的不惡口、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心處滅，就是不貪、不瞋、不癡；行處滅，就是不殺、不盜、不淫。其實這麼說起來，佛菩薩反反覆覆地說這些，就是一個道理：十惡業不犯，就是六根清淨；六根清淨就離見聞覺知。你會通了一法，法法皆通；如果你執相而求，咫尺天涯。」

上師開示時，請大家好好在「道上會」！

生活禪小品

境自心生，非從外來 力發

明朝時期的禪宗大成者——憨山大師，當他三十歲時，曾與妙峰禪師在五台山搭建茅屋修禪。五台山在冬天時會降雪，當天氣漸暖，冰雪溶化後，澗水的衝激聲猶如打雷一般。

由於憨山大師常在溪流邊靜坐禪修，在寂靜入定時，他聽聞這水流聲就像萬馬奔騰之狀，感覺非常喧擾，於是就請問妙峰禪師，禪師告訴他：

「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

後來憨山大師就常獨自一個人在溪流邊，修持「反聞聞自性」的耳根圓通法門。這樣精進地修持，又過了許多年；有一天，憨山大師在溪邊，忽然忘身入定，水聲響都不見了，再也不被流水聲所擾！後來「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漸漸成熟之後，所有的雜念、妄念頓時銷落，清淨本體現前！此時憨山大師已證得耳根圓通的神通妙用。

憨山大師從小就聰穎過人，但他從不以

此自高自慢，反而老實勤苦的歷經多年的修持才大徹大悟，而恢復自性功德的神通妙用。然而，他老人家見性開悟之後，不僅不會到處炫耀自誇，而且更不會刻意去胡亂「顯現」神通來引人注意。相反的，大師在修行成就之後，反而更加悲愍眾生，虛懷若谷，這才是一位真正開悟者的德行啊！

【附註】

現今修禪之人，滿口的道理，尤其什麼奇經八脈，這裡通、那裡通，熱鬧得很，但千萬不要把身體胡亂一通才好！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先學了佛經上的那些知識，把前人修持的成果拿來倒果為因或倒因為果。……現今學佛的人，有時候卻看不起小乘經典，而自己又不作研究，這樣是不對的！現代人常常都說：「唉呀！我是走大乘路子，不談神通。」少吹牛了！每個人都喜歡神通，而且喜歡假神通；而絕對不理會神通的人，差不多可以頓悟了，這種人才是有大菩薩見地之人。

其實我們在步入大乘佛法的修持前，對於小乘佛法的思想以及佛理，也應該要清楚明白才是！如「人生無常、苦、空、無我」，以及「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

滅已，寂滅為樂。」而人生的八苦、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等，都是重要的佛法知見及常識；又如居士五戒、十善業道以及許多破我執、法執的知見和觀念，都很重要！

今日台灣在宗教修行環境中，到處充斥著新興邪教、附佛外道，他們以聲、光、活佛、無上師、本尊、天主、仙佛……名相來迷惑眾生，其背後更結合了詐財騙色以及集團式的犯罪行為，再以偽造的種種神蹟照片、乩童、神壇等，來禍害台灣的善心信徒；只要具有乩童靈媒的敏感體質者，或者修行時貪求神通感應超能力的人，便很容易見到鬼靈化現的光、化身：等等幻境。如果我們一念不察，誤把這些鬼怪加持的幻覺當真，以為自己已經得到「神通」而沾沾自喜的話，那可真和「神經」病者沒什麼兩樣啦！現在一般人都去搞些神秘的修法：靈感啊！神通啊！第六感啊！超越冥想啊！各種神秘的名稱都加上去了，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大家要知道，神通與神經是雙胞胎，這真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學佛修禪者，千萬不要以為能靜坐幾個鐘頭，氣脈也有一點反應，就以為自己已經是開悟啦！奇經八脈打通啦！這是沒

有用的，到了生死關頭時，如果妄念生起，惡業成熟，最後還是要墮三惡道的！而且有些人還看到鬼、神等，有些人則是看到許多幻境，實際上這些都是我們的潛在意識在作怪，因此老實學佛以及正知正見的智慧是當今佛教徒最重要的課題，故應當親近正信的善知識或聽經聞法，以明理斷疑為要！

一擊忘所知

力發

香嚴禪師和為山禪師同為百丈禪師的弟子。香嚴禪師對於佛經的道理研究得很透徹，如有人問法，他總能問一答十，因此自己以為很了不起，常在心裡自許道：「我智慧如海，百丈禪師在世時，一定要參禪開悟！」

百丈圓寂時，他並未開悟，只好到師兄為山那裡去參禪。為山對他說：

「師弟啊！我聽說你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

「不敢！不敢！」

「可見你很聰明伶俐！然而意解識想，乃生死的根本。我現在有個問題問

你，你可否試著答覆答覆？」

香嚴禪師表面上輕描淡寫地問：

「什麼問題呀？」心裡卻說：

「有什麼我答不出來的問題，哼！」

為山說：

「我不問你別的，只問你父母未生你時，如何是你本來的面目？試道一句看。」

香嚴禪師聽後，心裡竟一片茫然。於是，歸寮將過去所看過的經論文字，從頭到尾翻閱一遍，要尋一句來酬對，最後仍是一無所得。自嘆道：

「畫餅不能充饑。」

於是屢次求為山說破。為山卻說：

「我若說示汝，汝以後罵我去。我說是我的，終不干汝事。汝還是自己去參吧！」

香嚴禪師於是將往昔所看的文字燒

光，辭別為山自己去參究。早也參晚也參，行住坐臥時時參。有一天，當他在地

裡除草時，一鋤頭下去，鋤到了一塊石頭，石頭飛濺出去，擊中了一根竹子，「啪」

的一聲，忽然醒悟，當下明心見性！於是回去沐浴焚香，遙禮為山師兄，讚道：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

接著寫下一首偈：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附註】

可見了生脫死的修行功夫，是要靠自己親身去體悟證入的。從香嚴禪師的這段悟道過程中，可以看出他是從「忘」字中悟入，亦即一切「放下」的道理。當瓦礫擊竹的那一聲，把他完全帶入了一個空靈的世界。也正因為香嚴是從「忘」的空靈中悟入，所以他的禪風，總帶有那麼一點「空」的味道。

如後來仰山禪師問香嚴：

「師弟近日見處如何？」

香嚴說：「某甲卒說不得，吾有偈曰：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

去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所謂貧也就是「空」的代名辭。貧得「無卓錫之地」，乃是空掉了「境」；而貧得「連錫也無」，乃是空掉了「我」。就佛法的修持來說，香嚴禪師已做到了「境我雙忘、能所都亡」的極高境界！

天堂地獄一念間

力發

據說：天堂與地獄之間只隔了一道牆。有一次，颱風颳倒了那一道牆。天堂的玉皇大帝打電話給地獄的閻羅王：

「我們趕快把那一道牆修好，免得來來去去，混雜不清。雙方各派三名代表：工程師（建築）、銀行家（籌款）和律師（擁所有權）。」

結果，地獄很快就推派出三名代表；天堂很久很久都派不出。閻羅王很生氣地對玉皇大帝說：

「如果再拖下去，後果你要承擔。」

玉皇大帝很無奈地說：

「並非我不推派代表，實在因為天堂沒有這三種人才。銀行家只顧賺錢，工程師偷工減料，律師天天打官司。這三種人不會到天堂來。」

【附註】

記得高中選組時，請教了我父親，選什麼系比較好時，他鄭重地告訴我：「不要選政治系、法律系、醫學系。」我不解地請問他為什麼？他說：「政治都是在搞爭權奪利，律師希望別人來爭訟，醫生希望有人生病才有錢賺。」其實，這三種人也

有好人，好、壞只在一念間，天堂、地獄也只在在一念間。



全力以赴的價值

力發

杭州西湖畔有座古剎，廟裡有口鐘，因年歲已大，無法繼續發出宏亮聲音。大鐘的瘡啞鐘聲，讓城內士紳及寺內住持決定籌募資金，將老銅鐘熔掉，重鑄新的大鐘。消息一傳出，杭州城的民眾蜂擁至古剎前，依著自己的能力奉獻出大量的香油錢。

由於大家奮力捐輸，很快湊足重鑄銅鐘的資金。在古剎接受捐款的最後一天傍晚，一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婦，一跛一跛地走到捐款箱前，望著已貼上封條的捐款箱，對和尚遲疑問道：

「我：我還可以捐鑄鐘的錢嗎？」

和尚打量乞婦一身破爛衣服，嘴角下撇，不屑地問道：

「妳：妳想捐多少呢？」

乞婦瑟縮地從衣袋中掏出一枚銅錢，訥訥地道：「就：就只有這一個。」

和尚大笑：

「就這一個銅錢？依我看，不必麻煩妳老人家了，鑄鐘的捐款充裕，為了妳這小錢，我不想把封條撕開、重新再黏，妳就請回去吧！」

老乞婦還想再說，和尚卻用力一揮手，將她趕了出去。

幾個月後，新的鐘鑄好了。可是，在啟用那天，卻發生了怪事；新鑄的大鐘所發出的聲音，竟比舊鐘的聲音還瘡啞。廟方找了許多鑄鐘專家，詳細檢查也找不到任何問題，這怪異的狀況讓大家困惑不已。

當晚，古剎住持夢見菩薩顯靈，告訴住持新鑄的大鐘之所以不響，乃因鑄鐘的銅料少了一枚銅錢。菩薩並顯現那位乞婦的形象，讓住持看見。住持驚醒後，將這個怪夢告訴眾人，整個杭州城全動員，忙著找那位乞婦，好讓她把那枚銅錢順利捐出。最後，新的銅鐘再度完成，熔有那位乞婦全心奉獻的巨鐘，從古剎的鐘樓內，發出陣陣宏亮而悠遠的美妙鐘聲，響遍整個杭州西湖畔。

【附註】

巨鐘不響，或許因為大家的捐輸是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為之，未必是真心誠意。而貧窮的乞婦，卻願意將僅有的一枚銅錢

獻上；她所付出的，不僅只是一枚銅錢，而是全部的心意與力量。

凡事善用真誠，並且能夠全力以赴，您將會發現，自己正開始有著美好的改變。變得更有能力，足以完成許多從未想像過自己能夠達成的偉大事蹟；就像故事中那位乞婦，並不知道自己的一枚銅錢，竟然會影響巨鐘所發出的聲響一般。

何者是佛？

力發

從前，印度有一個皇帝——異見王，問一位成道的菩薩——婆羅提尊者：

「何者是佛？」

尊者答：「見性是佛。」

異見王又問：「師見性否？」

「我見佛性。」

「性在何處？」

「性在作用。」

王又問：「是何作用，我今不見？」

「今現作用，王自不見。」

「於我有否？」

「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

王又問：「若當用時，幾處出現？」

「若出現時，當有其八。」
「其八出現，當為我說。」

尊者說偈曰：

「在胎為身，出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

【附註】

《六祖壇經》云：「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也就是說，見性之人即使上陣打仗，性命在呼吸之間，還是了了分明、毫不迷糊！以其了知吾人的一切行為造作無不是佛性（自性）的作用、無不是真如本性所變現，因此其心能「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不被外在環境所左右！

當年佛陀在臘月初八，夜睹明星而見性。什麼叫夜睹明星而見性呢？試想星星離我們何止十萬八千里之遙，可是，我們自性本來具足的這個能見的「見性」，還是見得清清楚楚！這就顯示了自性的作用是用是廣大無邊的，世間的一切萬物無不包含在我們的自性之中，所謂「盡虛空、遍法界」，「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自性更大的東西，也再沒有比自性更小的東西；所以婆羅提尊者最後作

了結語，說道：「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即所謂「放之則彌於六合，收之則退藏於密。」佛性的作用就是這麼千變萬化，作用多端！你若曉得世間的一切都是真如自性的作用，這就是見性，你就能真實受用；假如你不明白吾人日常生活的一切造作都是真如自性的作用，而處處執著在緣起幻有的事相上，起我、人、眾生、壽者等四見、四相，你就會蒙受虛妄分別意識心的迷誤，而輪迴六道生死，無有出期！



別讓靈魂跟不上

力發

有一支西方的考察隊，深入非洲腹地考察，請了當地部落的土著做背伏和嚮導，由於時間緊，需趕路，而這些土著很能吃苦耐勞，背著幾十公斤的裝備物資依然健步如飛，一連三天考察隊都很順利地按計劃行進，大家都很开心。

可是第四天早上，考察隊準備出發的時候，土著們都在休息不走了，好說歹說就是不願出發。隊員們很奇怪，這幾天大家相處得很好啊，是不小心觸犯了他們？還

是他們要坐地加錢？

這時，土著的頭領解釋道：

「按照他們的傳統，如果連續三天趕路，第四天必須停下來休息一天，以免我們的靈魂趕不上我們的腳步。」

這個論點，在現代人看來，也許是很難理解的解釋，但卻讓人很受觸動。

【附註】

我們的生活太忙碌了，工作和生活的壓力讓我們日復一日地在趕路，以至於我們很少停下來思考一下，總是不斷地被周遭的事情推著走，或者追逐著眼前的事物而去！我們的靈魂早已落後在我們匆匆趕路的身影後面無影無蹤，沒有了自己，形同行屍走肉一般，我們的生活就這樣完全被外在事物去控制。這就是現代文明人的寫照！真是可悲又可憐啊！所謂「萬物之靈」的人類，變成了物質的奴隸，鮮有讓心靈沈靜下來的時刻；因此，許多莫名其妙文明病產生！

反觀古代農業社會，人們的生活單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人既勤奮又知足，也就少病少惱，身心健康。因此，今日我們應該效法古人的生活態度，將物質慾望降低，多利用假日，接觸大自然，

享受悠閒、純樸的生活，讓心靈得到充分的放鬆和充電，人生的道路才能走得更美好、更穩健！



放下

力發

在一座著名的寺院裡，住著一位非常有修行的道長，法名「靜修」。他收養了一隻流浪狗，並為牠取名「放下」。每天在傍晚日落時分，靜修道長就會送飯去給「放下」吃；他一面走，嘴裡還一面呼喚著：

「放下！放下！……」

弟子們覺得很奇怪，就問道長：

「為什麼要給狗取這個奇怪的名字，人家的狗都叫『阿黃』、『來福』等什麼來的，為什麼您的狗叫『放下』？」

靜修道長不語，讓他們自己去悟。弟子們經過一段時間的仔細觀察，終於發現：每天當道長餵完狗後，就不再進房內讀書，而到庭院中打打太極拳、散散步。

這天，弟子們來到道長面前，訴說他們觀察的結果和體悟，老道長微笑地點點頭說：

「你們終於明白了！我在叫狗的時候，其實也就是在叫自己『放下』；藉此『放下』的假名，提醒自己，讓自己拋開對許多事情的執著。因為我們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做完所有的事情；只要我們能將一天當中重要的事情做完，就已足夠了。」

【附註】

在人們越來越習慣於動輒高呼「殘酷競爭」時，學會「放下」的意義就越大。當你正感覺遭遇到「減頂」的挫折時，不妨動手去搭建一座涼棚，你將會發現：「天並沒有塌下來！」這種做法並不是「不求上進」的消極心態，反而正因為你「懂得放下」眼前的執著，讓心靈得到充分的放鬆與沈澱，因此對於一切事情的處理，也較能保持客觀、清醒的態度，最終必能獲得成功！而整日忙碌不休的人，收穫的往往只是焦慮和疲憊。

有智慧的人，凡事不求莽進，而是講究方法和效率；即使有再多的事等著我們去完成，也要讓自己的身心有個緩衝的空間，或站起來伸伸懶腰、做做體操、拉拉筋骨，或閉目養神、作深呼吸、放空一切。俗話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因此處在這個工作壓力大、競爭力的

強的時代裡，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的一門功課，就是「放下」！因為「放下」，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哪個不是精底？

力發

從前幽州盤山禪師四處雲遊參禪，有一天，忽然下了雨，他就近躲到一個肉鋪裡避雨。一會兒，來了一個買肉的人，對老闆說：

「給我割一斤好肉，我全要瘦肉，不要肥的。」

老闆說：「好呵！我這一刀切給你的都是瘦肉。」

買主稱心如意地走了。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個人說：

「老闆！我買一斤肥肉，煉油用，不要瘦肉。」

老闆說：

「好！給你一刀肥肉。」

這個人也稱心而去了。又來了一個人說：

「老闆！我要一斤又肥又瘦的五花肉。」

老闆說：「好！我給你一刀肥瘦相半的好肉。」買主也稱心而去。老闆說：「看呵！我這裡塊塊都是好肉，哪個不是精底？」

盤山禪師聽到屠夫的這句話，當下大悟。

【附註】

的確，這個豬肉哪裡為好、哪裡是壞呢？完全是買肉人的心在分別，而這分別心又是多年養成的習氣所產生的知見。你養成喜歡吃瘦肉的習慣，就討厭肥肉，於是說瘦肉好，肥肉不好；若養成喜歡吃肥肉的習慣，就認為瘦肉不好，肥肉好。就像人們常說：「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其實，瘦肉和肥肉，蘿蔔和青菜，事物的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之所以有好、有壞，完全是由於人的生活習慣、喜好厭惡而形成的妄想知見所致；倘若習氣消除了，妄想沒有了，則遇事能不被假相所惑，不被外境所轉，了知一切好壞、長短、是非等，無非是自己妄心所起的分別執著，都是夢幻泡影，了不可得呀！因此，當我們遇見行為偏差的人，絕不可厭恨他、蔑視他，而要盡心盡力地勸導

他、教育他，使他有改過向善、重新做人的機會！假若我們心裡存有「這個人很壞，無藥可救」的見解，把他完全剔除出去，又怎能改造他呢？佛教是積極向上、覺悟的教育，它的基準點就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眾生與佛是平等的，只是成佛的遲早、快慢有所不同罷了！所以，學佛的人，要心量廣大，容忍各種不同習性的眾生，如此，在成就別人的同時，即是成就自己！

破灶墮和尚

力發

禪宗有個公案很妙，內容述說：

有一個「靈體」因執著我相之故，附在一個將要倒塌的破灶上，以灶為身，使灶顯靈。於是吸引許多鄉下人來祭祀它、供奉它、祈求它，希望它能幫忙解決種種疑難問題。這個「靈體」由於貪圖鄉下人的供養，而且好食血腥之物，也就隨鄉下人的要求而大顯神通。頓時，一傳十、十傳百，鄉下人都殺牛羊來供養這個破灶。有位禪師（唐朝慧安國師的弟子）恰巧路過此地。他看到了這些鄉下人不惜殺害生命，來祭祀、供養這個破灶的愚癡行

為，又看到附在灶上的「靈體」為了滿足其熾盛的欲望，已造下深重罪業，將來果報必定慘不忍睹！於是他由然生起大悲心，要度化這個附灶的「靈體」。他拿起禪杖，在灶上敲了三下，說道：

「此灶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怎麼烹宰物命！」

禪師又敲了三下，這個灶就一下子倒塌了。剎那間，「靈體」現天人身，向禪師頂禮，感謝說：

「我本此廟灶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

「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由此，禪師得名為「破灶墮和尚」。

【附註】

一切精靈都能附在草木磚瓦上而顯靈，就像我們這個妄心納在肉身裡面，但只能遍這個肉身，而不能遍其他地方。因為執著這個身體是我，卻不知道身外的一切事物，也都是我們自性所顯現的妙用。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又說：「萬相叢中獨露身。」也就是說，一切萬法，不論是色法還是心法，盡是法王身，都是吾人的自性所顯

現、所造成的。

《楞嚴經》說：真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它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它無所不包、無所不具；它遍一切處、遍一切物。現在卻被無明封固，潛入四大而為妄心，並妄執這少分的四大為我身。這樣，就把靈明真空變為頑空，在頑空中成就了四大妄色，使本有的智光轉為妄見；從而把大到遍一切時、遍一切處、遍一切物的真心，變成小得只能遍這個身體了！也就是只有這個身體有知，其餘就不能知了，這不是太可惜了嗎？就像流水，本來是流動無礙的，一旦結成冰，就凝固住了，不能流動！只有待冰化成水，才可以流動。

所以，我們只有打破這個妄想執著，把無明破了之後，真心的封固就被打破了，就恢復了真心，那麼我們就能任運自如，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了！

無報無不報，無還無不還

力發

禪宗二祖慧可大師得法之後，達摩祖師以其宿命通，了知慧可大師過去世所造作

的惡業以及將來的果報，因此對他說：

「你今生要被殺頭，以還一個命債；但你今已證悟心性，故將住持正法，得以作為世人的眼目，避免眾生犯下誹謗正法之罪，因此這個業報就不要還了！」

二祖慧可大師對達摩祖師說：

「等我傳了法之後，還也無所謂！」當慧可大師把法傳給三祖僧璨大師之後，就去還報了。臨殺頭時，他說：

「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

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

【附註】

其實還報、不還報，關鍵在於當事人的內心，是否真正達到空淨的境界；對於內心修證功夫已到家的人來說，果報猶如空花水月，到了他們身上就冰消瓦解了。

從根本上說，本來就沒有人我相，也沒有法我相，又由誰來受報應呢？從主觀來說，人沒有了；從客觀來說，法沒有了；人法雙亡，還有什麼報應可言呢？所謂業，其實都是虛幻不實的，受報、不受報都是當體即空，了不可得。但是，功夫要做得究竟，才能這樣灑脫自在；若功夫做得不究竟，你心才一動，就有影子在，就被業力抓住了，那還是會受報的！

以佛性來說，佛性是妙有真空，不是斷滅空，也不是頑空，因為它能顯現諸相而生起種種妙用！因此佛陀當年在世時，也顯現過頭痛相，因為祂過去世曾拿棒子打魚的頭，故要受這個報。但因佛陀內心空淨，不接受這個痛苦，儘管有果報，等於沒報；在不受報當中，不妨顯現受報之相。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佛陀有意顯現頭痛相，來證明因果不虛，以警惕大家不要造惡業，否則是要受果報的！譬如：你若沒有打開電視機或收音機的開關，電磁波雖在空中傳播著，你也收不進來；同樣的道理，雖然我們過去世做了一些錯誤的事情，業力到處在尋找你，但若你內心已真正空淨，沒有影子在，它尋也尋不到你！

上面故事中，二祖慧可大師，了知既然報與還都是如幻如化的假有，何妨借假顯真，遊戲神通，報上一回，以示「無報無不報」，而證「無還無不還」！內心真正空淨的人，並不是死守著不動，一點事也不做；而是大機大用，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我們修行人，要時時對境練心，老老實實地做心地功夫，時時刻刻觀照這個本來的自性清淨心，令它不為客觀環境所左

右，不被物境所牽引；如此時刻長養聖胎，勤除習氣，待習氣消盡，自然能破我、法二執，了分段、變易二種生死，而得大自在矣！

禪意人生

力發



禪堂中死一般的寂靜，寂靜得似乎空無一人，只有守關的老禪師心中清楚，參加這次閉關的四十名法師，今天已經到了最後一關——破生死關；「生死觀」亦稱「情慾關」，情慾不斷，生死難了，但願這些法師今天能不出意外，順利過關。

就在守關老禪師擔憂默禱中，門外傳來了陣陣爭吵聲，是禪堂外護關的師父與一名女子在爭吵，老禪師輕輕打開房門想勸阻爭吵，可就在這時，那名女子猛地推開了房門，突然一步闖進了禪堂，守關法師再想攔時已經遲了，隨著門響，四十位破關的法師幾乎同時睜開了眼睛，他們被眼前的這位女子驚呆了，一位亭亭玉立的美麗少女，是那樣的秀美、端莊、俏麗、輕盈，她的目光掃遍了每一位端坐的禪師，並報以淡雅溫柔的一笑，那攝人神魂的一瞥，那動人心魄的一笑，足以讓每一個見

到她的人終生難忘。守關的老禪師恭敬地合掌問道：

「請問女施主進我禪堂，不知有何貴幹？」

「阿彌陀佛！得知眾位法師在此閉

關，我特來供養每位法師僧鞋一雙，請老禪師慈悲，滿我心願。」

「既然如此，請施主將僧鞋留下，待出關之後老納替施主分發便是。」

少女輕輕一搖頭，含笑答道：

「我發願將每雙僧鞋親自為法師們穿上，請禪師慈悲，這樣既滿了我的心願，也滿了諸位法師的難言之願。」

此時禪堂中四十位法師，一聽少女要親自為自己穿上僧鞋，無不怦然心動，個個面露欣喜之色。老禪師無奈地嘆息一聲，合掌應道：「既是如此，施主請便。」

少女輕移蓮步，依次為每一位法師躬身穿鞋，那姣美的笑臉，那柔軟的雙手，那婀娜的身姿，那沁人的幽香，使每個法師無不暗暗自慨：

「能與此女相伴一日，死也足矣！」

當少女為最後一位法師穿好僧鞋，準備離開禪堂時，才發現禪堂的門已經被鎖死了，少女來到老禪師面前問道：

「師父將小女子鎖在禪堂內，不知有何

打算？我怎麼出去啊？」

老禪師面沉似水，冷冷說道：

「你今天還打算出去嗎？」

「是啊，僧鞋已經發完了，我也該回家了。」

「寧攬千江水，莫動道人心！你今天攪擾了我禪堂內四十位法師的道心，你還打算活著走出禪堂嗎？」

少女驚慌地問道：「我是來布施僧鞋的，法師們見色動心，難道是我的錯嗎？快把門打開，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很簡單，但你得把一樣東西留下。」

「請問法師，你想要把我的什麼東西留下？」

老法師斬釘截鐵地說：「你的命！」

少女淚眼流情，楚楚動人地跪倒在老禪師面前委屈地問道：「為什麼要我的命？」

「因為你今天種了一個惡因，在你面前只有兩條路：

一、你將四十世輪迴女身，分別嫁給這

四十位因你而動心的法師；他們也將輪迴在六道，不論他們投生在那一道中，你都得隨業而嫁。

二、就是你今天死在這裡，斷了這四十世輪迴之因。」

少女驚恐地睜大了美麗的雙眼，任由委屈的淚水流下面頰，說：

「我再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是的！兩條路由你自己選。」老禪師堅決地回答道。

少女緩緩地對老禪師說道：

「麻煩您給我找一條絲條，我寧可把命留下，也不願再輪迴四十世女身。」

聽到少女的話，禪堂裡的四十位法師全部驚呆了，看到剛才還是嫵媚動人的少女，如今卻是神色凝重地手持絲條，慢慢地走向門前去結束自己美麗而寶貴的生命，無不為之惋惜。

少女自盡了，就吊死在禪堂門前的橫樑上，那曾經是春情勃動的生命，如今已火滅煙飛，那曾經艷如花蕊的臉龐，如今已蒼白冷漠，但仍不失她的美麗。三天以後，少女的屍身開始散發出腐臭，蒼白美麗的面頰也變了顏色。可是，老禪師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每天護守著禪堂內這四十位閉關的師父們。

隨著時間一天天的推移，少女的屍身一天天也在發生著變化，原本婀娜苗條的身軀，現在已經腐爛得臃腫不堪，那曾經令人心動的面孔，如今變成了淡綠色，不斷滲出的腐液，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惡臭。

閉關的師父們已經無法忍受了，想要請老禪師打開門窗換換空氣，並把這具女屍移出去，可是老禪師仍然像無事人一樣，繼續無言地守候在禪堂內。

第七天，四十位閉關的師父們，面對著這具奇臭無比，又令人恐怖的女屍再也忍無可忍的時候，女屍身上的一塊腐肉脫落了，裙子和褲子也同時脫落了，這時大家才看清，腐肉脫落的地方露出了駭人的白骨，上面爬滿了蠕動的腐蛆。大家再也控制不住了，幾乎是同時作嘔起來。

老禪師緩緩地從蒲團上起來，面對大家冷冷地說道：

「大家想要出禪堂嗎？」

四十個人同聲回答：「對！」

「那好，誰能回答上我的問題，就可以出去了，想回答的請舉手。」

四十個師父同時舉手，老禪師回手一指定身邊的女屍問道：「她是誰？」

四十個閉關的師父全愣住了，啞口無言。老禪師站在女屍面前大聲問道：

「告訴我，她是誰？是那個令你們神魂顛倒，想入非非的少女嗎？」

四十個人整齊地回答：「不是！」

「現在你們還打算和她廝守終生嗎？」
「不！」

「這個世界上還有讓你們值得動心的女人嗎？」

四十個人斬釘截鐵同聲回答：

「沒有了！」

老禪師大手一揮：「好，出關！」

女屍身上蒙著一塊黃布，被四十個出關的師父們抬出來了，師父們並沒有散去，因為他們心中還有一個結：

「她是誰？」

老禪師神情莊重地，帶領著大家向停放在地上的女屍頂禮三拜後，對大家說：

「你們不是想要知道她究竟是誰嗎？」

我走以後，你們自己看吧！」

說完，老禪師轉身走回了自己的寮房。當大家緊張地掀起蓋在女屍身上的黃布時，全都驚呆了，這哪裡是他們抬出來的腐爛女屍啊？原來是寺院裡的一尊觀世音菩薩聖像，大家恭敬地把觀世音菩薩聖像安頓好後，才想起應該問問老禪師是怎麼知道的？

大家發瘋般地跑到老禪師的寮房時，才發現老禪師已經圓寂坐化了。

【附註】

這就是禪，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啟示，而不是遺憾；讓我們看破世間的一切假相，

用平靜自在的心情，走完我們寶貴的一生，並珍惜我們的一生，奉獻我們的一生。

故事中，老禪師與觀世音菩薩，合演了一齣妙化神通的戲碼，很輕易地將四十位法師的「情慾」斬斷，這就是大善知識的善巧智慧。可見，參禪者能悟道，與主事的祖師關係非常重大！

佛說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均是方便法，只要能度眾生，令眾生開悟，任何方法都可以使用，包括殺盜淫妄等「非道之行」；猶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禪門故事——「南泉斬貓」，即與今所說的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我們一般凡夫在未能證悟自性之前，切勿仿效大祖師們的行為，否則造下惡因，必受惡報，業因果報絕對不會虛假的！

馬頭觀音忿怒尊



兩隻麻袋——父母恩重如山

(截取自大陸的網路文章)

他是個搶劫犯，入獄一年了，從來沒人看過他。

眼看別的犯人隔三隔五日就有人來探監，送來各種好吃的。他眼一饒，就給父母寫信，讓他們來，也不是為好吃的，就是直想著父母。

在無數封信沉大海後，他明白了，父母拋棄了他。傷心和絕望之餘，他又寫了一封信，說如果父母如果再不來，他們將永遠失去他這個兒子。

這不是說氣話，幾個重刑犯拉他一起越獄不是一兩天的事，他只是一直下不了決心，現在反正是爹不親、娘不愛，赤條條無牽掛了，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這天天氣特別冷。他正和幾個「麻吉」密謀越獄，忽然間，有人喊道：「有人來看你！」

會是誰呢？進探監室一看，他呆了，是媽媽！是媽媽！一年不見，媽媽變得都認不出來了。

才五十多的人，頭髮全白了，腰彎得像蝦子捲，人瘦得不成形，衣裳破破爛爛，一雙腳竟然光著，滿是污垢和乾血跡，身旁還放著兩隻破麻布口袋。

娘兒兩對著看著，沒等他開口，媽媽渾濁的眼淚就流出來了，她邊抹眼淚，年邁母親邊說著：

「小剛，信我收到了，別怪爸媽狠心，實在是抽不開身啊！你爸……又病了，我要服侍他，再說路又遠……」

這時，監獄輔導員端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雞蛋麵進來了，熱情的說：「大娘，吃口麵再談。」

劉媽媽急忙站起身，手在身上使勁的擦著：

「使不得、使不得。」

監獄輔導員把碗還是塞到老人的手中，笑著說：

「我娘也就您這個歲數了，娘吃兒子一碗麵不應該嗎？」

劉媽媽不再說話，低下頭「呼啦呼啦」吃起來，吃得是那個快又香啊，好像多少天沒吃飯了。

等劉媽媽吃完了，小剛看著母親那雙又紅又腫、又裂了許多乾血口腳，忍不住問：

「媽，你的腳怎麼了？鞋呢？」

還沒等媽媽回答，監獄輔導員冷冷地接過話回應：你媽是步行來的，鞋早磨破了。

「步行？從家到這兒有三四百里路，而且很長一段是山路！」

小剛他慢慢蹲下身，輕輕撫著那雙不成形的腳：

「媽，你怎麼不坐車啊？怎麼不買雙鞋啊？」

媽媽縮起腳，裝著不在意的說：「坐什麼車啊，走路挺好的。唉！今年鬧豬瘟，家裡的幾頭豬全死了，天又乾旱，莊稼收成不好，還有你爸……看病……花了好多錢……你爸身子好的話，我們早來看你了，你別怪爸媽。」

監獄輔導員擦了擦眼淚，悄悄退了出去。

小剛低著頭問：「爸的身子好些了嗎？」

小剛等了半天不見回答，頭一抬，媽媽正在擦眼淚，嘴裡卻說：

「沙子迷眼了，你問你爸呀？他快好了……他讓我告訴你，別牽掛他，好好改造吧！」

探監時間結束了。

監獄輔導員進來，手裡抓著一大把錢票，說：

「大娘，這是我們幾個監獄輔導人員的一點心意，您可不能光著腳走回去了，不然，小剛他可是心疼死啊！」

劉媽媽雙手直搖，說：「這哪成啊，娃兒在你這裡，已夠你操心的了，我更要你錢，不是折我的壽嗎？」

監獄輔導員聲音顫抖著說：

「做兒子的，不能讓你享福，反而讓老人擔驚受怕，讓您光腳走幾百里路來這兒，如果再光腳走回去，這個兒子還算個人嗎？」

小剛聞聽到已撐不住了，聲音嘶啞地喊道：「媽！……」

就再也發不出聲了，此時窗外也是泣聲一片，那是監獄輔導員喊來旁觀的人犯們發出的。

這時，有個獄警進了屋，故做輕鬆地說：「別哭了，媽媽來看兒子是喜事啊！應該笑才對，讓我看看大娘帶了什麼好吃的。」

他邊說邊拎起劉媽媽身旁的麻袋就倒出來，劉媽媽來不及阻擋，口袋裡的東西全倒了出來。

頓時，所有的人都錯愕了。

第一隻口袋倒出的，全是饅頭、麵餅什麼的，四分五裂，硬如石頭，而且個個不同。

不用說，這是劉媽媽一路乞討來的。

劉媽媽窮極了，雙手揪著衣角，喃喃的說：

「娃兒呀！別怪媽媽施討的事，家裡實在拿不出什麼東西……」

小剛似乎沒聽見似的，直勾勾地盯住第二隻麻袋裡倒出的東西，那是……一個骨灰盒！

他呆呆的問：

「媽，這是什麼？」

劉媽媽神色慌張起來，伸手要抱那個骨灰盒：

「沒……沒什麼……」

他發瘋般搶了過來，渾身顫抖：

「媽，這是什麼？！」

他媽無力地坐了下去，花白的頭髮劇烈的抖動著。好半天，她才吃力地說：

「那是……你爸！為了攢錢來看你，他

沒日沒夜地打工，身子給累垮了。臨死

前，他說他生前沒來看你，心裡難受，死

後一定要我帶他來，看你最後一眼……」

他發出撕心裂肺的一聲吼叫：

「爸，我一定會改好……接著撲通一聲

跪了下去，一個使勁兒地用頭撞地。」

撲通！撲通！只見探監室外黑亞亞跪

倒一片，痛哭聲響徹天空……

父母恩重如山！

盧蘇偉式的父母

（截取自台灣的網路文章）

最近看了台灣作家盧蘇偉的傳記故

事，非常感動，忍不住流淚。據說聽他的演講全場沒有不熱淚盈眶的。

他小時候得了腦炎，父母都是礦工，沒

有文化，以為他得的是普通的感冒，直到

一個多月後他病危才被轉到了台大醫院

救治。醫生說他的腦子已經化膿壞死了，

即使救過來也是個植物人。

他媽媽不懂植物人是什麼意思，問醫生

植物人會不會喘氣，醫生說當然有呼吸，

媽媽說有呼吸就要救啊！

救過來之後，他果然是個植物人一樣，

什麼都不會，無法自己大小便，無法自己

吃飯……。後來情況慢慢好轉，他漸漸地

可以控制肢體，自己大小便，慢慢地生活

可以自理了。

到了五年級，他父母堅持讓他上學，他

回到學校，整整一年都在學寫他的名字，

直到小學畢業，他還常常把名字中的「蘇」

字中的「魚」和「禾」寫反了。

有一次一個老師對他說：「盧蘇偉你是

豬嗎？老師講了十多遍，就是豬也聽明白

了，可你還是不懂！」

他一聽老師提到「豬」，立即高興地問到：

「老師，豬在哪裡，豬在哪裡？」

老師氣得冒煙，罵道：

「你怎麼會笨到別人罵你是豬都不懂，你真是個腦震蕩的豬！」

放學時，姐姐來領他回家，老師還沒有消氣，又把他姐姐罵了一頓，姐姐當場就被罵哭了。

回到家裡，跟爸爸說：

「老師今天罵弟弟是豬。」

爸爸說：「如果弟弟是豬，那他就是全世界最聰明的豬。」

姐姐說：「比這還嚴重，老師說弟弟是腦震蕩的豬。」

爸爸回答：「別人腦震盪是越震越糊塗，你弟弟是越震越聰明。」

他爸爸掛在嘴上的話就是：「阿偉你很聰明，你越來越聰明，全世界你最聰明。」

他每次考試自然都是考零分的，有一次破天荒地考了個100分回來，他爸激動地衝出屋子大喊：「快來看啊！」

全村的人都圍過來，看那張100分的考卷。他班上班長的父親很不苟同地對他父母說：

「哪有你們這麼寵孩子的，你們沒有看過真正的分數嗎？」

媽媽說：「我們就是沒看過才高興嘛！」

她當時正好拜土地公回來，立即砍下一隻大雞腿遞給兒子以示鼓勵。班長在班上考了第一名，他的父親拿出他的考卷給大家看：

「一百分的考卷你們看沒看過？你看這科是一百，不好意思你看這一科還是一百……」

可到了第四科，他生氣地問道：

「這科怎麼只有九十分？那十分跑到哪裡去了？」

圍觀的鄰居起哄說：「那十分跑到阿偉家裡去了，你沒看到嗎？」

那個父親當時翻臉，抽出皮帶打了班長十下屁股。

這件事情定格在：考了三科100、一科99的孩子蹲在地上「嗚嗚」地哭，考了十分的孩子蹲在一旁興高采烈地大啃雞腿。我們是盧蘇偉父母式的父母？還是班長父親式的父母？

盧蘇偉現在是作家，出版了《看見自己的天才》、《賞識自己》、《看見孩子的叛逆》等十幾本書，也是職場激勵專家，為台灣很多大的企業像鴻海、友達、三商

人壽、統一企業、大陸工程、中央研究院、中央銀行等等單位進行定期演講，他還在法院任少年調查官一職，做犯罪青少年的感化工作，並被邀請至全世界各地演講，感染和鼓勵無數的人活出自我，找到自己的自信。

以世俗的眼光看，盧蘇偉是成功的，比他的班上任何一個聰明的孩子都成功。他從一個白痴小孩成長為一個鼓勵別人的智者，靠的是父母對他始終如一的接受、鼓勵、和無條件的支持。

盧蘇偉的智商很多次被評定都只有90，但是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凡事他都敢想，敢試，他覺得自己都可以做成。因為從小他的父親一直都給他灌輸了這個觀念。

這種自信對孩子非常重要，它來自於外界對待你的態度，尤其是父母親的態度。

他說：你認為你的孩子笨，他就笨一輩子給你看；你認為他聰明，他就聰明一輩子給你看。

他說：其實每一個人的內在都是個天才，只是我們天才的地方不一樣。

今天學這東西不會，並不表示沒有這個天賦，也許只是方法不對。同時我們的

天賦當中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不足又如何呢？我們應該去看我們會的是什麼，因為這個世界需要的是我們會的能力！

我相信只要有信心、毅力、勇氣和永不放棄的態度，這世界就沒有困難的事情。而這個態度，才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的關鍵，才是父母要培養孩子的地方。

作為父母，您怎麼看孩子，他就會是那個樣子。送您五個千萬——千萬幸福！千萬快樂！千萬平安！千萬健康！千萬順心！

良言一句三冬暖

惡語傷人六月寒

施崇棠讓孩子從匱乏中學惜物

（截取自台灣的網路文章）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身價上百億，卻有個更值錢的惜物價值觀。這個觀念，讓他的三個小孩不愛名牌、不愛滿屋子玩具……。而是擁有一把衡量「價值和價格」的尺度。

華碩電腦董事長施崇棠今年大二的兒子，在美國大學的學校宿舍桌上有個褪色的小狗熊娃娃。這是母親在他四年前高二時送他的禮物。但即使搬了幾次家、也有些髒了，但是到現在還捨不得丟。

他背的黑色運動背包，底部破個洞，大男生不肯換新，原本要自己縫，但帆布厚不好縫，只好求救媽媽。哥哥也一樣，襪子破了也還照穿。

一般人眼裡不過幾千元的背包，對父親是台灣身價百億企業家的小孩心中，卻像「珍寶」般被呵護，而正值花樣年華的小女兒，更是不像時下企業家第二代般名牌滿身。

施崇棠的小孩，絕對有能力購買頂級精品，但他們節儉程度卻更勝一般家庭的孩子。他們天賦異稟嗎，未必。否則，秘訣何在？

首度接受媒體採訪的施太太說：「讓他們從小珍惜周遭的物品。」

原來「惜物」兩字，是施家財富教育中最貴重的資產。

也許，一群與一隻Hello Kitty（凱蒂貓）玩偶的差別，最能代表施夫人對這件事的感受。

家教一：給多不如給少。如果滿地都是玩具，會剝奪期望的樂趣

施崇棠女兒讀國中時，當時學校流行蒐集凱蒂貓玩偶。有一天，施夫人與朋友在台北街頭看到一家專賣店，朋友望了店裡失望的說：「我家小朋友全都有了，不知道還要買哪隻？」而施太太看到這些凱蒂貓，「當時，我就心想如果我女兒有其中一隻，一定非常開心。」但是她終究沒買，因為，如果房間都是滿地玩具，小孩會因為擁有太多，而剝

奪他們很多期望的樂趣。

然而，要小孩做到惜物不浪費，口頭說一千遍，不如一個施家傳統的「匱乏」哲學。

三個小孩念小學時，每天零用錢只有十元，買一個菠蘿麵包剛剛好，不會給多餘的錢。而給零錢的過程中，施太太還會有附帶條件：「零用錢一個月沒來領就沒了。」當時，小孩最開心的事，是可以存錢買一本漫畫書。

這些規定都是為了讓他們懂得錢與物品不是想要就有，必須自己在省吃儉用中才能取得。「不管家境如何，但良好的勤儉習慣不能忘。」施太太說。

家教二：不是想要就有。一年僅送三次禮物，產生匱乏後的喜悅。

在施家，孩子小時候，夫婦倆刻意用一般家庭生活水平的消費，進行兒女的金錢教育。

「小學時，每年只有一次買像電動玩具般的大禮物，和兩次小禮物的機會。」小兒子說，而且兩個月才能上一次麥

當勞。透過適度的匱乏，與匱乏之後擁有的喜悅，讓小孩心中種出一把衡量「價值與價格」的尺度。

小兒子回憶，印象當中，每次跟爸爸、媽媽去百貨公司逛，只要看到喜歡的玩具，卻比同類的貴，媽媽通常就會用手指比一比上面的價格，然後搖搖頭。久而久之，他自然也學會了比價。

三月某一天，施太太接到大兒子從美國打來的「求救」電話，竟是要幫他在台灣網路上買的球鞋寄到美國。她心想這球鞋在美國買不就好了？

「這球鞋在台灣買只要三成的價格，即使加上郵費，還比在美國買划算。」原來他已經把兩地方可能的價格全比過了。

家教三：長輩共同身教從小教勤儉，長大有錢不會手足無措。

施家的財富教育觀念，與身為長子，家中有五個小孩的施崇棠，小時候來自公務員家庭的節儉習慣有關。

大學時的施崇棠，在同學眼中就是只

會念書不會花錢的「模範生」。施夫人回憶，有次到施崇棠家作客，只見他與四個弟弟的最大娛樂，竟是窩在樓梯上玩套圈圈遊戲。

在施崇棠的家裡，有個「留存摺」的美好傳統。

身為長子，施崇棠在出社會工作後，為了減輕家計，就把當時每月只有八千元的薪水，撥四分之一給自己的大弟。等到大弟也出社會，將剩下的錢就繼續存在一個戶頭，連同存摺交給下一個弟弟，等到最後一個弟弟完成學業為止。透過摺節與分享，金錢變成凝聚家人關係的力量，金錢的價值也在這過程中變得更高。

因此，縱使現在成了企業董事長，施崇棠的勤儉價值依舊，而施太太也是如此，她說，自己大部分都買折扣後的衣服，盡量能省即省。

然而，在富裕的家庭裡，要維持「不富」的環境，相對更難。因此，施崇棠夫婦不只要要求自己以身作則，還規定爺

爺、奶奶等長輩也一視同仁：「不能買玩具、拿零用錢給他們。」

「我不可能永遠都在旁邊牽著孩子的手。」施崇棠說。所以從小扎根，讓他們一開始就建立惜物，學會如何與金錢相處，等到他們長大一下有錢了，才不會手足無措。

在施家，愛物、惜物的觀念比給萬貫家財還有力量。



誠信漂流記——大陸高考滿分作文

話說誠信被那個「聰明」的年輕人投棄到水裡以後，他拼命地游著，最後來到了一個小島上。「誠信」就躺在沙灘上休息，心裡計畫著等待哪位路過的朋友允許他搭船，救他一命。

突然，「誠信」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陣歡樂輕鬆的音樂。他於是馬上站起來，向著音樂傳來的方向望去：他看見一隻小船正向這邊駛來。船上有面小旗，上面寫著「快樂」二字，原來是快樂的小船。

「誠信」忙喊道：「快樂快樂，我是誠信，你拉我回岸可以嗎？」

「快樂」一聽，笑著對「誠信」說：「不行不行，我一有了誠信就不快樂了，你看這社會上有多少人因為說實話而不快樂，對不起，我無能為力。」說罷，「快樂」走了。

過了一會兒，「地位」又來了，「誠信」忙喊到：「地位，地位，我是誠信，我想搭你的船回家可以嗎？」

「地位」忙把船划遠了，回頭對「誠信」說：「不行不行，你可不能搭我的船，我的地位來之不易啊！有了你這個誠信我豈不倒霉，並且連地位也難以保住啊！」誠信很失望地看著「地位」的背影，眼裡充滿了不解和疑惑，他又接著等。

隨著一片有節奏的卻不和諧的聲音傳來，「競爭」們乘著小船來了。

「誠信」喊道：「競爭，競爭，我能不能搭你的小船一程？」

「競爭」們問道：「你是誰，你能給我們多少好處？」

「誠信」不想說，怕說了又沒人理，但「誠信」畢竟是誠信，他說：「我是誠信。」

「你是誠信啊，你這不存心給我們添麻煩嗎？如今競爭這麼激烈，我們不正當競爭得激烈，怎麼敢要你誠信？」言罷，揚長而去。

正當誠信感到近乎絕望的時候，一個慈祥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孩子，上船吧！」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在船上掌著舵道：「我是時間老人。」

「那您為什麼要救我呢？」

老人微笑著說：「只有時間才知道誠信有多麼重要！」

在回去的路上，時間老人指著因翻船而落水的「快樂」、「地位」、「競爭」，意味深長地說道：「沒有誠信，快樂不長久，地位是虛假的，競爭也是失敗的。」

《菜根譚》裡的智慧

氣行乖張者，
必是早夭之子；
言語深刻者，
必是薄福之人。